



伦敦侠女

■ 艾娃夫人

● [美] 巴泽尔·海特 著
● 心冬 吕瑛 纪实 译



1784
37

伦敦侠女

■艾娃夫人

●(美)巴泽尔·海特 著
●心冬 吕瑛 纪实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伦敦侠女

——艾娃夫人

〔美〕巴泽尔·海特 著

心冬 吕瑛 纪实 译

责任编辑：刘德来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

（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）

187 000字

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：11 000册 定价：4.10元

陷落于危险的迷宫之中的人物：

伯爵夫人艾娃·狄盖维斯——她的出身和美貌，打开了她独自出入的大门。异性是她最终的——不可抗拒的——武器。然而，她真正依靠的是谁？

保罗·瓦格纳——下流淫荡的纳粹将军。一度是希特勒的宠儿。腐败堕落注定了他必定灭亡的命运。

莱斯·雷娜梯——她周旋于风云人物圣地以后，貌似强大的人物便神秘逝去。如今，她孩童般的嬉戏终于结束了。

小乔·肯尼迪——离开舒适的海尼斯波特，面临严峻的考验。他前进的每个脚印里，都潜藏着悲剧。

PT 巡逻舰司令员哈里·恺布尔——顽强而鲁莽。为寻求报复赢得了光荣的国会勋章。唯有他认识到希特勒恐怖武器的真实性。如果没人相信他，只好独自停止活动。

内容提要

二次大战后期，战争狂人希特勒，秘密制造超巨型武器伦敦炮，妄图轰毁伦敦，迫英求和，挽救垂败的命运。

法国伯爵夫人艾娃，只身周旋于德国法西斯上层之间，不顾法国同胞的误解与唾骂，用超人的美丽，击倒了一个个法西斯将领，刺探了大量伦敦炮的情报。

美国海军少校恺布尔，冒险潜入伦敦炮腹地，九死一生之中偶识法国拳击家德勒路，与艾娃取得了联系，形成窃取情报和递送情报的自然联盟。在飞机重弹难以轰毁伦敦炮阵地的关键时刻，舍命率同德勒路等人，炸断伦敦炮阵地的电源线，置伦敦炮为一堆废铁。希特勒唯武器论的迷梦，终成泡影。

小说纪实传奇色彩浓烈，人物性格鲜明生动。

ISBN 7-5387-0349-7
I·301 定价：4.10元



海面上，一只敞着舱口的小船，忽而跳上涛峰，忽而又跌入波谷。

一位胸膛遭受枪击的法国人，躺在船舱内正经受着与世长辞前的痛苦折磨。舱底污水飞溅，不断扑向他的身躯。他想弄清楚眼前他所面临的艰险处境，动员起全身的力气，扳开滞重的眼皮，艰难地转动一下眼球，但什么也看不见。此后，他便进入了弥留状态，嵌入胸膛里那颗要命的子弹，已不再那么疼痛。有一个词却在他脑海里盘旋，又不时从流着血沫的嘴角溜出来——“mimoyecques!”^①

PT 巡逻舰司令兼舰长哈里·恺布尔，握住节气阀向前推动，三个变速仪表闪烁着红光，舰身渐渐升上水面，在聚集了 4500 马力的风速之后，猛地向前跳动，霎时冲出三十海里，撞入迎头扑来的逆浪之中，掀起几十吨重的海水，仿佛一只巨人的手，紧紧攥住浪涛，在空中绕上几个圈儿，再狠狠把它摔下来。舰上，船员们死死抓牢扶手，下蹲双膝减少阻力，以防筋断骨折。他们注视着舰长——这位来自太平洋的新司令，四十岁，美国巴瑟人。在太平洋服役初期，当敌机飞越甲米地上空时，在敌人得意洋洋的冲击波声中，他便

^① 法语，音译：弥莫克斯，法国加莱港附近一个偏僻小村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国法西斯占领，是希特勒制造轰毁伦敦巨炮的地下掩蔽处。文中多次出现，不再加注。

击落了两架 zeke 式飞机。六天后，又用鱼雷爆炸了一艘 12 000吨重的货船。

他这位好战者的形象，给国家新闻杂志增添了光彩。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岁月里，在尚未涌现出英雄的时刻，诸如科林恺利和哈里·恺布尔这样的人便都成了显要人物。但在太平洋万里航行，两年冒险的时间里，他的海员们开始恨他。

恺布尔并不谴责海员们。

黑夜里，德军占领的法国海岸线上曳光弹的桔色荧光在空中闪烁。在舰艇航行前方，一个漂动的疑点闯入恺布尔视线。他调整节气阀减低速度，水下消音器排除排气管的吼叫声。通过打开的舱口，恺布尔瞪大眼睛往下看，雷达员在座位上躬着身子，清扫器不断清扫着荧光屏角上一串串闪着银光的小昆虫。

“是 E^① 船吗？”恺布尔问。

“很难说，舰长，或许是小型快速战舰。”

“这个范围内有我们的船吗？”

雷达员摇摇头，“不可能。”

“肯定？”

“肯定！舰长。”

恺布尔拿起麦克风，使劲敲敲仪器的嵌板：“各位注意，指挥台在说话，十二海里内发现个目标，限度 070，立刻向它靠拢，继续观察报告，等候命令射击。”

“有趣的靶子。”恺布尔想，“操练射击，架起枪架，靠拢 1000 码，行船射击。”恺布尔喜欢在夜间，在远离运河的河道

① E，指东部战线。

狭窄、水流湍急的地方射击，喜欢在铁底弯带着不知疲倦的射手，用投骰子的办法投标射击……

他的下颏隐隐不安，一桩使他恨之入骨的往事浮现眼前：

一具吊着的男人尸体。

恺布尔那年9岁，过生日那天早晨，他爬进地窖，想偷偷看看爸爸妈妈给他藏了什么礼物。一个可怕的场面把他吓呆了——一个男人吊在椽梁上，脚下是一把踢翻了的椅子。灯光下，他看见父亲那张肿胀的脸和吐出来的舌头。

“目标六哩，快速靠拢。”耳机里传来雷达员的声音。

“目标正朝我方驶来！”

“注意观察！”

恺布尔对着麦克风，命令号外两只小船在后面列队尾随。他听到左舷了望人报告：“报告前方情况，位于船舷45°角方向发现两个黑点。”

恺布尔什么也没看见。“能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小伙子们的幻觉？或许是年轻人眼力好？”恺布尔自忖着。

“继续观察！”恺布尔又一次下达了命令。

“是，舰长。我怀疑是高射炮驳船，可是又太小了。”

恺布尔从未见过高射炮驳船，因为太平洋那里没有。据说，这是难以对付的敌人，舱里有许许多多的水密舱区，船身几乎永远也不沉没。

“舰长，看上去象一只漂流小船。”

“我看看。”他转向富莱特，一位刚到舰艇的行政官员，“继续靠拢，但不要太近，小心可能是水雷，到它侧面时用探照灯照照，不要超过十秒钟。”

“是。”富莱特脸上现出一副不赞成的表情。

富莱特曾是代理舰队司令员，显然，由于恺布尔的到来，使他失掉了司令位置。他与新来的司令员保持着不远不近不卑不亢的关系，他不想填充两人之间的空白。

漂过来了，是一只小船。桅杆摇摇晃晃，一条细长的影子斜映在船尾水面上。他们看见一张灰白色的脸，一个男人正躺在船舱底下。

“死了。”富莱特说。

“可能。”恺布尔回答，“拿吊滑车来，我下去看看。”

恺布尔将手电筒揣进衣袋里，跳进小船。手电光照在那张苍白的脸上，“死者”的眼睛眨了眨。恺布尔赶忙向上发布命令：“快，放个吊袋下来！”

一个帆布吊带放了下来。他把吊带调节好，套在那人的胳膊上，大声喊叫：“拽！”

恺布尔脚刚站到 PT 舰甲板上，立即询问：“你们有谁受过救护训练吗？”

“我，舰长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布里格斯，舰长，二炮手。”

“你能救救这个人吗？”

“看上去他伤得很重。”

“是的，流了许多血，解决不了大问题，至少可以替他包扎一下伤口。把他背到船舱去，包扎完后马上回到岗位上，大约再过 5 分钟左右，我们就要行动了。”

“是，舰长。”

“雷达，你有什么发现？”

“两个目标，舰长，距离不过五哩。”

“好，继续缩短距离，接近1公里时向我报告。”

“是，舰长。”

“我来换你，富莱特。” 恺布尔面带微笑地说。

富莱特态度冷漠，放开舵轮。黑夜中向敌人控制的海岸线行船，不是富莱特愿意干的事。何况，第一次侦察更应注意隐蔽。就在两天前在法国瑟堡还曾出现过德国人的驱逐舰。黎明的曙光虽然已经照亮东方灰暗的地平线，但 PT 现时仍然属于暗夜中活动的动物。恺布尔接过舵轮，却毫无戒备地向海岸靠近。真让人弄不明白，难道这位疯司令打算公开向德国海岸挑战？或者还想寻找另一个华沙湾？

华沙湾靠近新几内亚。在那里，恺布尔曾演出过传奇般惊险的一幕。当时，一艘英国海军军舰，在距离海岸 400 码的地方，被日军击沉。日本人的炮声震撼整个海湾，海湾入口遭到严密封锁。开始，舰上的舵手仍然活着，监测器里传来他的呼救声。日本人完全可以把他处死或者活捉，但他们用他做诱饵，两架试图营救的飞机也因此失事。

战争局势完全为日军控制，不可逆转。

此刻，恺布尔驾驶自己的军舰，突然肆无忌惮地穿过雷区，闯入封锁线，大炮轰鸣，机枪扫射。这出其不意的袭击，吓得日本兵慌作一团，阵角紊乱。恺布尔趁着敌人懵头转向之时，又迅速将一架日本轰炸机从空中拖了下来。自己舰上只有一人牺牲，二人受伤。

恺布尔因此受到上级授予他第二枚勋章的奖赏。这次，显然他又要碰运气，又要蛮干，而富莱特很不情愿奉陪。

“目标两英里，舰长。” 雷达员报告说。

恺布尔拿起话筒喊话：“全体注意！我是红色指挥台。正前方可见目标两英里，但看不清是什么，是多少，可能是一个或者更多。我们准备冲过去，你们配合我，祝我们好运气！”

恺布尔旋转舵盘，将 PT 舰调整成与海岸平行的角度，把节气阀推向前方，直到三个流速计上显示出 2 500 y. p. m 时，PT 舰往前一跳，一片拱形波浪在茫茫夜色中滑过一道白光，目标轮廓已经辨识，是某种装甲驳船在海滨燃放着一道流般的曳光弹。从来没见过那么巨大的驳船，也不明白它在那里做什么。PT 舰慢慢向岸边靠拢。

恺布尔俯下身子贴近富莱特耳边问：

“你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吗？”

“鬼才明白他们在这里搞什么鬼！”

恺布尔举起望远镜，一边仔细观察，一边琢磨，“啊！上帝，舰上是军队，肯定有 500 多人，我们击沉它！”

“沿岸有些排炮。”富莱特小心提醒着。

这时，蒸气机吼叫，敌人的小艇以超出 40 里的速度在浪尖上飞驰。

“这些野种，想把我们全都毁了！”

恺布尔咧着嘴，咬紧牙关咕嘟了一句。

50 吋口径的双筒布朗宁大炮开火了，火光劈开夜幕。霎时间，高射炮有节奏地发出凶残的铿——铿——声。敌人的大炮也开火回击，曳光弹缓慢地在恐怖的夜空上穿行。某种巨大而又沉重的“88”型重炮的炮弹从岸上射过来，在距离小船仅有 100 码处溅起高高的水柱。德国炮兵奋力还击，想挽回失败的命运。

PT 舰炮弹所到之处火光弥天，恺布尔大获全胜。德国士兵蜷缩在驳船侧面的钢舷后，用步枪、机关枪扫射，夜空中仿佛大群大群的马蜂在嗡嗡飞窜。富莱特感到心脏收缩，这艘单层压板舰艇上没有隐蔽处，他的膝盖骨开始打颤，即使咬碎牙齿仍免不了嘴巴抖动。

恺布尔猛然打舵转向，躲过两只急驰而来的德军小艇，然后紧紧咬住尾巴，愤怒射击。这时，他清楚地感受到另一艘军舰上的炮筒向自己开火了，PT 舰已陷入敌人舰艇夹击炮火包围中。隆隆炮声响彻蜿蜒曲折的海岸。该撤退了，恺布尔想。但是必须从这两艘敌舰的包围中冲出去。他又是一个急转弯，甩起一条汹涌的鸡尾浪，一条尾巴被甩掉后，另一只还紧紧盯在后面。这时，恺布尔发现紧跟在后的船上的前甲板着火了，火光中映出两个挣扎逃命的德国鬼子。

“我是红色指挥台，请 1 号、2 号报告。”

“我是 2 号，指挥台。”

“1 号同时收到信号，我们正在收拾他们的人。”

“几个人？”

“只有两个，他们仍然活着。”

“把他们撵出来，消灭掉，继续前进！”

“不寻个同性开心吗？”

“正告你这狗娘养的！2 号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恺布尔放下麦克风，压制节气阀，减低速度，把自己这条鲨鱼形舰艇开离敌船 364 码的地方，他举起望远镜，忖度着。那只燃烧的小艇，突然火光冲天，轰轰咣咣几声巨响，小艇爆炸了。火光中，清晰地现出那艘巨大的驳船。

“你是不是愿意过来掌舵？富莱特，我们给那个蠢种吃条鱼吧。”恺布尔揶揄地说。

富莱特不情愿地过来接替。

“在十呎之内，下四条鱼！”恺布尔命令。

“他们可是大海鲸。”富莱特担心地说。

恺布尔一面奋力平静自己，一面回答说：“也许，但是我们可以直接钻进那个蠢种的心脏。”

“你要使用定向水雷吗？”

“不，这不是投雷角度。我们直接插进去，看我的手势抛雷。”

恺布尔将节气阀向前推动，调整在4 000马力之下，PT舰艇象箭一般“嗖”地向前蹿去，几乎悬在水面。

在即将窜至敌舰船艙500码的地方，敌人的“88”型重炮又开火射击。恺布尔举起拳头，猛地一挥，PT舰上机枪疯狂还击，旋即一股白烟喷出，压缩气缸射出鱼雷。恺布尔又立刻返回驾驶台，以降低两吨的速度驾驶PT舰快速向前冲去，几乎比鱼雷跑得还快。富莱特所担心的事一点没有发生，他再一次被恺布尔折服了。他想，正在操作台上的这位狂人意味着所向披靡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

恺布尔准确判断自己与敌船的距离，当距离不到20码的时候，他猛力旋转舵轮，PT舰在水面上腾飞，搅起大片水雾，向驳船上惊慌失措的鬼子们子弹般射去。

鱼雷已击中目标，驳船“轰”的一声蹦出水面开了花，火光又一次映红海湾，数百名鬼子丢盔弃甲跳进水里，逃向四面八方。

恺布尔看见逃跑的鬼子，眼睛喷出火焰，命令道：“选一

条深水线!”

“你要往水里抛雷管吗?”富莱特大声问。

恺布尔点点头，表情严峻冷酷。

“你不能那么干!”

“为什么?!”

“因为日内瓦协约规定。”

“你以为希特勒会遵守日内瓦协约吗?我们让他们滚蛋，他们偏强行登陆了，那就是你说的协约吗?我要他们将我们的反击载入史册。听我说，富莱特，鱼雷管准备好了吗?”

“好了，舰长。”

“火药都装好了吗?”

“火药装备完毕，舰长。”

“等候我的信号。”

鲨鱼型的PT舰艇在浪尖上跳荡着，向落入水中的德国兵冲去，鬼子们一阵狂叫，恺布尔面如磐石。

当波涛在船舷两侧六度深水线上滚动时，恺布尔一声令下，鱼雷一个个飞速射出，几秒钟后，水下轰隆隆巨响连成一片，有如沉雷灌耳，浪涛奔涌撞击船身。如链枷敲打过的断臂残腿，在水蒸气中喷出，尸体如炸药轰过的死鱼，一条条地漂浮在水面上。

恺布尔驾驶小艇，奔前突后取得的胜利，为英格兰树立了值得效法的楷模。凯旋了，恺布尔没事人似的，他把舵盘交给了副手，到船舱下面去了。

那位受伤的法国人仍然活着，二炮手布里格斯曾试图为他止住流血，可他对内脏出血却一点办法没有。在舰灯红光

映照下，法国伤兵的脸象鬼一样难看，可他开始说话的声音却意想不到的有力。

他用英语说：“我叫德克洛斯·吉姆·德克洛斯，电机工程师，我必须告诉你们……”他的声音忽然弱了下去，而且越来越弱，眼睛的瞳孔逐渐放大，呈现出一片空白。恺布尔想，“他要完蛋了。”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焦心地等待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法国人好象聚齐了体内尚存的全部力气，猛地抬起头来。恺布尔急忙从卧铺上抓过来一个枕头，塞在他脑后。在红色管灯染红的视觉中，法国人的眼睛炯炯发亮。

这位弥留的法国人渐渐清醒，出现了回光返照。胸中那颗子弹，象一只噬啮他生命的老鼠，在吗啡的作用下，它的脚爪停止了活动，疼痛消失了。他茫然凝视着俯在他面前的面孔。他看到了一张年轻的脸，一张足球运动员或者篮球运动员的脸。年轻人穿着高领毛衣，皮肤被海浪溅湿了，浓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，贴着头皮，刚毅的气质中潜藏着友善与和蔼。

好心的德克洛斯想安慰他面前的年轻人，断续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要死了，也好，痛苦没有了，别为我担心，我已经做了我必须做的事。”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恺布尔那张年轻的面庞上，他的话却响在了他自己心里。恺布尔同他一样茫然地对视着他。这时，他把颤抖的手吃力地送进自己的毛衣里，象掏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油布包。

“mimoyecques!”他用法语说着“弥莫克斯。”

“mimoyecques! 是什么? 一个城镇吗?”

“一个农村，离这儿七英里，武器在那儿……，我必须告诉你……”

“什么武器？”

“巨大的、骇人的武器，两百米长，十米高，建在地下，它能毁掉整个伦敦……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亲眼看见了吗？”

“我是社会群岛的电机工程师，他们命令我们去安装高压输电线路网。杀伤能量之大，足以毁掉整个伦敦市。”他的呼吸忽然急促，胸部剧烈起伏，恺布尔等他再次睁开眼睛，但见他的视力已经消失了。

“伦敦必须知道，你一定转告他们。在地下，巨型的，告诉他们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一定告诉他们。”

电机工程师吐出一大口殷红的鲜血。血沿着面颊滴落在毛衣上，在红色的灯光下，闪闪烁烁晶晶莹莹。

恺布尔注视着这双永远黯淡下去的眼睛，放开死者的手，取下他手里紧握着的油布袋。恺布尔打开油布，里面是一张深蓝色的纸，是某种国防建设用的影印图纸。边角上印着红色字母 SONDERZEICHNUNGEN——STRENGGEHEIM（特别影印件——绝密）；另一个地方印着：BLOCKHAUS. STUETZPUNKT（要点）和 SOFORTPKOGRAMM（特急表）字样。

恺布尔将影印件拿近管灯下仔细研究图纸设计，发现上面有白色的法文手书 MIMOYEC QUES, SOCIETEELECTRIQUE DUNOR DOUEST，看上去有几英里长的一条高压线，蜿蜒曲折穿过图纸。高压线几乎全在地下，尽管有六个变压器串连，但从图纸上看仍然各自分离。

重型高压，这就是法国人曾经说过的可以摧毁整个伦敦的特别武器。

恺布尔用油布重新包好图纸，装进自己上衣口袋里。他回头又看看德克洛斯，死者刚毅的面庞已经化为一块不朽的雕塑。

二

恺布尔向天气预报室走去。

他感到非常疲倦。汗水象小溪流水般周身流淌。法国人电机工程师德克洛斯的死，德国人残酷无情的杀戮，使他神情沮丧。

他认识到，战争就是吞噬人类。他觉得，死神时时都压在自己的双肩上。他全身投入了吃人的战争，又厌倦了与敌人如此长时间的纠缠。

战争持续四年了。

德国人无处不在的枪炮轰鸣，日本人膨胀肥大的死尸，象一头头淹死的动物在水面上漂浮。各国船只聚泊在岸边象一垛垛高高隆起的木柴堆。火光，爆炸，崩溃，杀戮，所有这些都一股脑儿涌进他的脑海里，赶也赶不走。

三年前，在甲米地海军基地，他曾一天击落敌人两架 zekes 式飞机，然而最后还是被敌人攻陷了。遇难的那天夜晚，他驾驶的 PT 舰如一颗燃烧的蜡烛在渐渐自身融化。有好几次，恺布尔都以为自己的生命马上就要完蛋了。十月十日那天晚上，日本人突然袭击马尼拉，恺布尔与他的中队，在海上爱莫能助地袖手旁观日本人轰炸。

战争，神秘莫测地转换着胜利和失败。不论胜和败，又都残杀着人类，而灾难深重又首当其冲的还是无辜的人民。